


2019 印尼大選觀察（三）：撕裂與和解

分裂社會的訴求，背後反應出來的其實是印尼政治與社會未來的重要議題，做為一個世界上擁有最大的穆斯林社群，也是號稱第三大的民主國家，當她的民主進程已經展開，而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已經迎合向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但國內日益茁壯的穆斯林社會卻也同時滋養出茁壯的保守力量，印尼國內的保守穆斯林帶著一種潛在的敵視外資跟多元文化的態度，未來該如何與印尼的經濟開放和社會的民主多元共存？

 A-sia studio A 舍

2019-05-01 15:34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76185>

邱炫元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雖然大選大致上和平落幕，但是普拉伯沃用宗教與族群對立的修辭來煽動，以及質疑佐科威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高鐵建案是在出賣印尼，微妙地挑動印尼社會對中國的複雜情感。因此，評論家們用了兩個看起來有點矛盾，但是卻可以相互補充的觀察，認為這次大選的競選過程，是印尼大選有史以來激化宗教與民族對立最為嚴重的一次；但是，就投票過程以及選後的情勢發展中，雖然挑戰方不承認敗選，並質疑政府選務工作的中立性，但跟先前的經驗相比，這次大選算是相對祥和與寧靜。

競選中的政治激化修辭與印尼政府的穩定措施

選戰的過程是激烈到即使普拉伯沃的母親跟兩位兄弟姊妹是基督徒，都無法阻止普拉伯沃在各種場合說出敵視基督徒與中國的言論，還質疑佐科威到底是不是個合格的穆斯林？為了爭取極端立場的穆斯林選民的支持，還說要讓具有暴力形象的伊斯蘭捍衛者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的領袖 Habib Rizieq Shihab 可以順利從沙烏地阿拉伯返回印尼。

為何投票過程及選後大致上印尼並未出現動盪失序的局面，或許應該歸功於 2016 年的事件，讓印尼政府心生警惕。在這個事件中，他們見識到反鍾萬學的運動是如何運用假新聞，操作族群與宗教的力量來煽動群眾仇恨怨毒的情緒，集結反撲的能量。為了因應假新聞，印尼傳播與資訊科技部特別設立特殊的部門關注與監控網路假新聞（註一）。在競選期間，假新聞捏造出另類的中國干預印尼大選論，說在印尼工作的中國人擁有假造的電子身分證可以前往投票；或者假傳消息，說印尼選委會還需要跟中國貸款讓他們去修復損壞的投票櫃；還捏造假消息說中國已經印好七千萬張投給佐科威的選票，放在貨櫃經由船運已經準備入港。這些牽扯到中國的假新聞，其實是利用印尼現代史在 1960 年代反共的恐中與反華情緒，在這種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還順帶一耙，捏造佐科威是印尼華人後裔，還具有共產黨員的身分！



這次大選的競選過程，是印尼大選有史以來激化宗教與民族對立最為嚴重的一次；但是，就投票過程以及選後的情勢發展中，雖然挑戰方不承認敗選，並質疑政府選務工作的中立性，但跟先前的經驗相比，這次大選算是相對祥和與寧靜。（REUTERS）

監控假新聞並追究背後的藏鏡人，也只能防微杜漸，印尼政府憂心強硬穆斯林團體會再上街抗議滋事，乾脆就擺出軍隊的陣勢昭告大眾。印尼情報首長 Abdullah Mahmud Hendropriyono 在選前就將這場大選定性為：多元主義與極端伊斯蘭兩種意識形態的政治對立。因此印尼三軍聯席總司令老早在四月十日，邀集三軍將帶著領荷槍實彈的部隊，並用強硬堅定的口氣公開宣示：咱們軍方對各方競選都保持中立並受國家法律約制，但是，咱們也是印尼共和國的秩序保證者，誰敢妨礙印尼憲政跟選舉，軍方就會對這些人施以霹靂手段！同樣的場景若發生在台灣，社會大眾大概以為快要發生軍事政變了。

有意思的是，普拉伯沃的競選搭檔烏諾（Sandiaga Uno）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似乎扮演著與普拉伯沃分進合擊的角色，前者負責發出強烈的極端伊斯蘭、反中訊息，或是質疑印尼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貸款來做高鐵工程會損害印尼的利益。而烏諾則扮演著類似白臉的角色，總是強調，這次總統大選的主要的訴求是經濟議題，跟宗教挑撥的因素無關，印尼還是需要跟中國和華人攜手共創更多的投資與經濟發展機會。至於規劃中的高鐵工程，他避免用強烈的詞彙去否定，而只是委婉的提到這個融資與工程有更多的細節須要被修補強化。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烏諾曾經跟現任的雅加達特區首長聯手搭檔擊敗鍾萬學，他們曾動員中間溫和跟保守強硬的穆斯林選民一起來投票，讓他們成功的擊敗鍾萬學。烏諾也擔任了將近一年的副首長，直到 2018 年 9 月為了參選副總統才辭去職務。即如烏諾基本上出身於商人家庭，他本人也非以訴諸伊斯蘭政治為主要形象經營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應當相當了解，要挑戰像是佐科威或鍾萬學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以及他所身處的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必然得訴諸穆斯林選民反對基督徒與排華的政治動員。

選後的抗議與和解

普拉伯沃選後不願承認敗選，利用周五清真寺禮拜後在雅加達南區聚眾表達抗議，現場也不過差不多千人左右，顯示出他質疑大選公正性的做法，並無法得到廣泛的認可。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是，他的副手候選人烏諾在選後似乎便選擇避開跟他一起出現在這些抗議選舉不公的政治場合，但是這不表示佐科威政府便因此不把普拉伯沃敗選的抗議動員放在眼裡。佐科威還是運用上至副總統下至普拉伯沃的將領同儕兼好友，也是現任的佐科威海洋事務部部長 Luhut Panjaitan 來溝通協商，希望規勸普拉伯沃可以放下選舉恩怨，不要再繼續抗議，製造印尼選後的不安。甚至也考慮安排兩位總統候選人可以進

行私下的碰面，化解選戰的對立。一些政黨與穆斯林組織領袖也出面呼籲社會應該和解，切勿撕裂選戰的傷痕而讓它難以癒合。可惜的是，普拉伯沃已經拒絕 Panjaitan 的邀約，看來一時之間，敗選方仍不願放棄他們抗議的動員力量。



普拉伯沃的競選搭檔烏諾（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似乎扮演著與普拉伯沃分進合擊的角色，烏諾扮演著類似白臉的角色，總是強調，這次總統大選的主要的訴求是經濟議題，跟宗教挑撥的因素無關。

(Bloomberg)

逐鹿群島征戰各省的宗教與經濟因素

挑戰執政的印尼副總統參選人烏諾雖有意淡化他們的伊斯蘭色彩，而告訴媒體說這回大選無關宗教，但其實不管是選前的態勢跟選後各省的票的分布，顯示出佐科威在非穆斯林選民人口比例較高的省份得票率較高，而普拉伯沃則在穆斯林選民人口比較高的省份得票率較高的趨勢。當然，因為印尼穆斯林人口近乎九成，我們不該推論投票給普拉伯沃的穆斯林，就表示他們都是保守反對多元的，但不能否認的是，普拉伯沃在政治結盟的策略上是選擇靠近強硬穆斯林群體的政治立場，這當中其實有不少值得琢磨之處。

至於佐科威，他很清楚對手攻擊他的信仰虔誠乃是他的軟肋，除了跟穆斯林宣教師與長老密集會晤，也在選前不斷強化他是一個虔信的穆斯林形象，包括在競選影片中他跟一群穆斯林虔誠的一起禮拜，他特別私下跟自己的孫子一起在家中禮拜，還有跟他的妻子到沙烏地阿拉伯參加副朝覲（Umrah）（註二），順便與沙烏地國王會晤等，不斷地塑造他是一個虔敬的穆斯林總統。

佐科威的副手阿敏究竟有沒有提高他的穆斯林得票？有一些尚待證實的討論可以在此先提出來，有人認為這回選舉強硬派穆斯林團體並未能真正複製 2016 年推倒鍾萬學的勢頭，一部分的原因是佐科威的副手阿敏跟伊斯蘭教士復興會的淵源，認為阿敏的出現穩住了伊斯蘭教士復興會成員支持。但也有人認為，阿敏並沒有真正幫到佐科威的忙，因為佐科威在亞齊、西蘇門答臘跟南蘇門答臘這些比較傳統的穆斯林居多數的省份的得票率，比 2014 年還差。這些各省得票比率的評估有待更完整的資料出爐跟更進一步的分析，但

筆者倒是有一種想法不知是否可以回應上述的兩種觀察？如果以佐科威在中爪哇及東爪哇的得票勝過對手的狀況來看，還是可能推論出阿敏的助力對於爪哇穆斯林的影響，但因為蘇門答臘的穆斯林遠非以東爪哇為大本營的伊斯蘭教士復興會的主要影響範圍，所以也就連帶無法提高佐科威在這些省份的得票率。



佐科威與妻子到沙烏地阿拉伯參加副朝覲，順便與沙烏地國王會晤。（Detik News）

後續的觀察

雖然宗教與民族主義的分化修辭是這次選戰的動員主要訴求，但是這種分裂社會的訴求，背後反應出來的其實是印尼政治與社會未來的重要議題，做為一個世界上擁有最大的穆斯林社群，也是號稱第三大的民主國家，當她的民主進程已經展開，而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已經迎合向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但國內日益茁壯的穆斯林社會卻也同時滋養出茁壯的保守力量，印尼國內的保守穆斯林帶著一種潛在的敵視外資跟多元文化的態度，未來該如何與印尼的經濟開放和社會的民主多元共存？換言之，宗教社群的自我鞏固、社會多元化與經濟開放等議題，未來仍是佐科威政府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註：

註一：請參考〈[AI、戰情室、網紅學校—印尼政府 5 招打擊假新聞的啟示](#)〉

註二：一般正式朝覲是在每年伊斯蘭曆的十二月八號到十二號五天；在這期間之外安排的朝覲稱之為副朝覲。

還想看更多新聞嗎？歡迎下載自由時報 APP，現在看新聞還能抽獎，共 9 萬個中獎機會等著你：

iOS 載點 https://bit.ly/ltn_appstore

Android 載點 https://bit.ly/ltn_googleplay

活動辦法：https://draw.ltn.com.tw/slot_v8/